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册府元龜卷六百四十七至九

詳校官中書臣朱文翰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學正臣常　循

謄録監生臣陸維新

冊府元龜卷六百四十七　　宋　王欽若等　撰

貢舉部

對策第二

漢谷永字子雲為太常丞成帝建始三年冬日食地震同日俱發詔舉方正直言極諫之士太常陽城侯劉慶忌舉永待詔公車對曰陛下秉至聖之純德懼天地之戒異飭身修政納問公卿（飭與勅同敕整也）又下明詔帥舉直

言帥謂公卿守相皆令舉也帥字或作師師師衆也燕見紬繹以求咎徵紬讀曰抽紬繹者引其端緒也使臣等得造明朝承聖問臣材朽學淺不通政事竊聞明王即位正五事建大中以承天心則庶徵序於下日月理於上如人君淫溺後宮般樂游田般讀與盤同五事失於躬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降而六極至凡災異之發各象過失以類告人十二月朔戊申日食婺女之分地震蕭墻之内二者同日俱發以丁寧陛下厥咎不遠宜厚求諸身意豈陛下志在閨門未卹政事不慎

舉錯婁失中與（婁古屢字也）內寵大盛女不尊道嫉妬專上妨繼嗣與古之王者廢五事之中失夫婦之紀妻妾得意謁行於內勢行於外至覆傾國家惑亂陰陽昔褒姒用國宗周以喪閻妻驕扇日以不臧此其效也經曰皇極皇建其有極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達時則有日月亂行陛下踐至尊之祚為天下主奉帝王之職以統羣生方內之治亂在陛下所執誠留意於正身勉强於力行損燕私之間以勞天下放去淫佚之樂罷歸倡優之

咲咲古笑切絶郤不享之義愼節游田之虞起居有常循禮而動躬親政事政行無倦安服若性經曰繼自今嗣王其毋淫于酒毋逸于游田惟正之共未有身治正而臣下邪者也夫妻之際王事綱紀安危之機聖王所致愼也昔舜飭正二女以崇至德楚莊忍絶丹姬以成伯功楚莊王得丹姬三月不聽朝保申諫忍絶不復見乃勤政事遂為盟主也又曰丹姬楚文王之姬也莊王用申公巫臣之諫不納夏姬谷永集丹字作夏是也今此傳作丹傳寫悮耳伯讀曰覇幽王惑於褎姒周德降亡魯桓脅於齊女社稷以傾誠修後宫之政

明尊卑之序貴者不得嫉妬專寵以絕驕嫚之端抑褒閻之亂賤者咸得秩進各得厥職以廣繼嗣之統息白華之怨後宮親屬饒之以財勿與政事與讀曰預以遠皇父之類損妻黨之權未有閨門治而天下亂者也治遠自近始習善在左右昔龍筦納言而帝命惟允四輔既備成王靡有過事誠敕正左右齊栗之臣戴金貂之飾執常伯之職者皆使學先王之道知君臣之義濟濟謹孚無敖戲驕恣之過則左右肅艾羣僚仰法化流四方經

曰亦惟先正克左右未有左右正而百官枉者也治天下者尊賢考功則治簡賢遺功則亂誠審思治人之術歡樂得賢之福論材選士必試於職明度量以程能考功實以定德無用比周之虛譽無聽浸潤之譖愬則抱功修職之吏無蔽傷之憂比周邪偽之徒不得即工小人日銷俊乂日隆艾讀曰乂經曰三載攷績三攷黜陟幽明又曰九德咸事俊乂在官未有功賞得於前衆賢布於官而不治者也堯遭洪水之災天下分絶為十二州制

遠之道微而無乖畔之難者德厚恩深無怨於下也秦居平土一夫大呼而海內崩析者刑罰深酷吏行殘賊也夫違天害德為上取怨於下莫甚乎殘賊之吏誠放退殘賊酷暴之吏錮廢勿用益選溫良上德之士以親萬姓平刑釋寃以理民命務省徭役毋奪民時薄收賦稅毋殫民財使天下黎元咸安居樂業不苦踰時之役不患苛暴之政不疾酷烈之吏雖有唐堯之大災民無離上之心經曰懷保小人惠於鰥寡未有德厚吏良而

民畔者也臣聞災異乃皇天所以譴告人君過失猶嚴父之明誡畏懼敬改則禍消福降忽然簡易則咎罰不除經曰饗用五福威用六極傳曰六沴作見若不共御六罰既侵六極其下今三年之間災異蜂起小大畢具所行不享上帝上帝不豫炳然甚著不求之身無所改正疏舉廣謀又不用其言是循不享之迹無謝過之實也天責愈深此五者王事之綱紀南面之急務唯陛下留神對奏天子異焉永對畢因曰臣前幸得條對災異

之效禍亂所極言關聖聰書陳於前陛下委棄不納而更使方正對策背可懼之大異問不急之常論廢承天之至言角無用之虛文欲末殺災害（末殺掃滅也　殺先曷切）滿讕誣天（滿讕欺網也　讕來亶切上）是故皇天勃然發怒於甲巳之間暴風三溱拔樹折木此天至明不可欺之效也

杜欽字子夏成帝時為大將軍王鳳武庫令乞骸骨去後有日食地震之變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士合陽侯梁放舉欽欽上對曰陛下畏天命悼變異延見公卿舉

直言之士將以求天心迹得失也觀得失之蹤迹也臣欽愚戇經術淺薄不足以奉大對臣聞日蝕地震陽微陰盛也臣者君之陰也子者父之陰也妻者夫之陰也夷狄者中國之陰也春秋日蝕三十六地震五或夷狄侵中國或政權在臣下或婦乘夫或臣子背君父事雖不同其類一也臣竊觀人事以攷變異則本朝大臣無不自安之人外戚親屬無乖刺之心關東諸侯無彊大之國三垂蠻夷無逆理之節殆為後宮何以言之日以戊申蝕

時加未戊未土也土者中宫之部也其夜地震未央宫殿中此必適妾將有爭寵相害而為患者惟陛下深戒之變感以類相應人事失於下變象見於上能應之以德則異咎消亡不能應之以善則禍敗至高宗遭雊雉之戒飭己正事享百年之壽殷道復興要在所以應之應之非誠不立非信不行宋景公小國之諸侯耳有不忍移禍之誠出人君之言三熒惑為之退舍以陛下聖明內推至誠深思天變何應而不感何搖而不動孔子

曰仁遠乎哉惟陛下正后妾抑女寵防奢泰去佚遊躬節儉親萬事數御安車銹輦道親二宮之饔膳致昏晨之定省如此即堯舜不足與比隆咎異何足消滅如不留聽於庶事不論材而授位殫天下之財以奉淫侈匱萬姓之力以從耳目近諂諛之人而遠公方信讒賊之臣以誅忠良賢俊失在巖穴大臣怨於不已雖無變異社稷之憂也天下至大萬事至衆祖業至重誠不可以佚豫為不可以奢泰持也惟陛下忍無益之欲以全衆

庶之命臣欽愚戇言不足采其夏上盡召直言之士詣

白虎殿對策此殿在未央宫策曰天地之道何貴王者之法何

如六經之義何上人之行何先取人之術何以當世之

治何務各以經對欽對曰臣聞天道貴信地道貴貞不

信不貞萬物不生生者天地之所貴也王者承天地之

所生理而成之昆蟲草木靡不得其所王者法天地非

仁無以廣施非義無以正身克巳就義恕以及人六經

之所上也不孝則事君不忠涖官不敬戰陣無勇朋友

不信孔子曰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孝人行之所先也觀本行於鄉黨考功能於官職達觀其所舉富觀其所予窮觀其所不為乏觀其所不取近觀其所為主遠觀其所主孔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取人之術也殷因於夏尚質周因於殷尚文今漢家承周秦之敝宜抑文尚質廢奢長儉表實去偽孔子曰惡紫之奪朱也當世治之所務也臣竊有所憂言之則拂心逆指不言則漸日長為禍不細然小臣

不敢廢道而求從違忠而耦意臣聞玩色無厭必生好憎之心好憎之心生則愛寵偏於一人愛寵偏於一人則繼嗣之路不廣而疾妬之心興矣如此則匹夫匹婦之說不可勝也唯陛下純德普施無欲是從此則衆庶咸說繼嗣日廣而海内長安萬事之是非何足備言

杜鄴為凉州刺史以病免哀帝元壽元年正月朔帝以皇后父孔鄉侯傅晏為大司馬衛將軍而帝舅陽安侯丁朋為大司馬驃騎將軍臨拜日食詔舉方正直言扶

陽侯韋育舉鄰方正鄰對曰臣聞禽息憂國碎首不恨禽息秦大夫薦百里奚而不見納穆公出當車以頭擊闑腦乃播出曰臣生無補於國而不如死也穆公感寤而用百里奚秦以大治卞和獻寶刖足願之臣幸得奉直言之詔無二者之危敢不極陳臣聞陽尊陰卑卑者隨尊尊者兼卑天之道也是以男雖賤各為其家陽女雖貴猶為其國陰故禮明三從之義雖有文母之德必繫於子春秋不書紀侯之母陰義殺也隱三年紀侯使履緰來逆女公羊傳曰婚禮不稱主人主人謂壻也稱母母不通也殺謂減降也音所例切昔鄭伯隨姜氏之欲終有叔

段簒國之禍周襄王內迫惠后之難而遁居鄭之危漢興呂太后權私親屬又以外孫為孝惠后是時繼嗣不明凡事多晻晻與暗同晝昏冬雷之變不可勝載竊見陛下行不偏之政每事約儉非禮不動誠欲正身與天下更始也然嘉瑞未應而日食地震民訛言行籌傳相驚恐案春秋災異以指象為言語故在於得一類而達之也日食明陽為陰所臨坤卦乘離明夷之象明夷之卦上六不明晦初登於天後入於地明夷明傷也初登於天者初為天子言以善聞於天也後入於地者言傷賢害仁佞惡在朝

入於地也 必以惡終 坤以法地為主為母以安靜為德震不陰之效也 震是為不遵陰道 言地當安靜而今乃 占象甚明臣敢不直言其事昔曾子問從令之義孔子曰是何言歟善閔子騫守禮不苟從親所行無非禮者故無可間也前大司馬新都侯莽退伏第家以詔策決復遣就國高昌侯宏去蕃自絕猶受封土 也 董宏 制書侍中駙馬都尉遷不忠巧佞免歸故郡 也 傳遷 閒未旬月則有詔還大臣奏正其罰卒不得遣而反兼官奉使有寵過故及陽信侯業皆緣私君

國非功義所止謂緣私恩而得封爵為一國之君耳非有功而侯也諸外家昆弟無賢不肖竝侍帷幄布在列位不問賢與不肖皆布在列位或典兵衛或將軍屯寵意并於一家積貴之勢世所希聞也至乃竝置大司馬將軍之官皇甫雖盛三桓雖隆魯為作三軍無以甚此當拜之日晻然日食不在前後臨事而發者明陛下謙遜無專承指非一所言輙聽所欲輙隨有罪惡者不坐辜罰無功能者畢受官爵流漸積猥正尤在是也尤過也欲令昭昭以覺聖朝昔詩人所刺春秋所

譏指象如此殆不在它繇後視前怨邑非之逮身所行不自鏡見則以為可計之過者疏賤獨偏見疑内亦有此類言天子不自見其過疏賤獨偏見鄰自謂傍觀而見之也疑内亦有此類謂後宫嬖幸非理寵遇亦有如傅遷鄭業等妄受恩賞者天變不空保佑世主如此之至奈何不應佑讀曰祐應謂天戒而修德政臣聞野雉著怪高宗深動大風暴過成王怛然願陛下加致精誠思承始初事稽諸古以厭下心厭蒲也一瞻反音則黎庶羣生無不説喜上帝百神收還威怒禎祥福禄何嫌不報

後漢申屠剛扶風茂陵人任郡功曹平帝時王莽專政朝多猜忌隔絶帝外家馮衛二族不得交官剛常疾之及舉賢良方正因對策曰臣聞王事失則神祇怨怒姦邪亂正故陰陽謬錯此天所以譴告王者欲令失道之君曠然覺悟懷邪之臣懼然自刻者也今朝廷不考功校徳而虛納毀譽數下詔書張設重法抑斷誹謗禁割論議罪之重者乃至腰斬傷忠臣之情挫直士之鋭殆乖建進善之旌縣敢諫之鼓闢四門之路明四目之義

也臣聞成王幼少周公攝政聽言下賢均權布寵無舊無新惟仁是親動順天地舉措不失然近則名公不說遠則四國流言夫子母之性天道至親今聖主幼少始免襁褓即位以來至親分離外戚杜隔恩不得通且漢家之制雖任英賢猶援姻戚親疏相錯杜塞閒隙誠所以安宗廟重社稷也今馮衛無罪久廢不錄或處窮僻不若民庶誠非慈愛忠孝承上之意夫為人後者自有正義至尊至卑其執不嫌是以人無賢愚莫不為怨姦

臣賊子以之為便不諱之變誠難其慮今之保傅非古之周公周公至聖猶尚有累何况事失其衷不合天心者哉昔周公先遣伯禽守封於魯以義割恩寵不加後故配天郊祀三十餘世霍光秉政輔翼少主修善進士名為忠直而尊崇其宗黨摧抑外戚結貴據權至堅至固終没之後受禍滅門方今師傅皆以伊周之位據賢保之任以此思化則何功不至不思其危則何禍不到損益之際孔父攸歎持蒲之戒老氏所慎蓋功冠天下

者不安威震人主者不全今承衰亂之後繼重弊之世公家屈竭賦歛重數苛吏奪其時貪夫侵其財百姓困乏疾疫夭命盜賊羣輩且以萬數軍行衆止竊號自立攻犯京師燔燒縣邑至乃訛言積弩入宫宿衛驚懼自漢興以來誠未有也國家微弱姦謀不禁六極之效危於槩卵王者承天順地頒爵主刑不敢以天官私其宗不敢以天罰輕其親陛下宜遂聖明之德昭然覺悟遠述帝王之迹近尊孝文之業差五品之屬納至親之序

亟遣使者徵中山太后置之別宮令時朝見又名馮衛二族裁與冗職使得執戟親奉宿衛以防未然之符以抑患禍之端上安社稷下全保傅內和親戚外絕邪謀書奏莽令元后下詔曰剛所言僻經妄說違背大義遣其罷歸田里

李固漢中人辟司空掾不就陽嘉二年四月已亥京師地震五月庚子詔曰朕以不德統奉洪業無以承順乾坤協和陰陽災眚屢見咎徵仍彰羣公卿士將何以輔

正朕之不逮奉答災異災異不空故必有所應其各舉敦朴士一人直言厥咎靡有所諱衛尉賈建舉固固對曰臣愚以為天不言以災異為譴告政之治亂主之得失皆上帝所司而應以災祥者也王者父天母地體其山川今日蝕地動山摧晝晦主將安立物將安寄昔江京之姦禍及骨肉至今陛下幽廢親履艱難天誘其衷陛下龍興海内莫不忻悦實有沛然改圖抑退權臣詢求善政以順天意夜而得之坐而待旦今則不然政令

紛紜已復蹈前軌矣臣伏在草澤痛心疾首誠以陛下
聖德應期實當嘉會反衰弊之政弘中興之美其功甚
易譬猶指掌臣聞善罰不如善政善賞不如善教善教
之道宜從内起昔周宣孝文中興之主也皆改華服沛
然易規乃能移風易俗反之於古今封阿母恩賞太過
常侍近臣威權太重臣案圖書災異之發亦以為然今
宜斥退邪佞投之四裔引納方直令在左右陛下親發
德音以招羣俊臨御座見公卿言有稱意即時施行顯

抜其人以旌忠善則陛下日有所聞忠臣日有所獻君臣相體上下交泰阿保雖有大功勤勞之恩可賜以貨賄傳之子孫列土分爵實非天意漢興已來賢君相繼豈無阿乳之養非不寵貴之然上畏天威俯察經典知義不可故不封也梁氏子弟羣從徵為列侯永平建初故事殆不如此妃后之家所以少有全存者非天性皆然但坐權寵太過天道惡盈也天有北斗所以斟酌元氣帝有尚書所以出納王命若賦役平均則百姓以安

萬幾不治則天下以亂今陛下共治天下者外則公卿尚書内則常侍黄門譬猶一門之内一家之事安則共其福危則同其禍繇是觀之權柄不可不慎號令不可不詳夫人君之有政猶水之有隄防隄防完雖遭雨水霖潦不能為變政教一立雖遭凶年不足為憂誠令隄防穿漏萬夫同力不能復救政教一壞賢知馳騖不能復還今隄防雖堅漸有孔穴譬之一人之身本朝者心腹也州郡者四肢也心腹痛則四支不舉故臣之所憂

在腹心之疾非四支之患臣以為堅隄防務政教先安心腹整理本朝雖有寇賊水旱之變不足介意也誠令隄防壞漏心腹有疾雖無水旱之災天下固可以憂矣臣父故司徒臣郃受先帝厚恩子孫不敢自比於餘隸故敢依圖書悉心以對不敢虛造詔又特問當世之敝為政所宜固對曰臣聞王者父天母地人主日月同明四時合信故父天母地兄日姊月寶有山川王道得則陰陽和穆政化乖則摧震為災斯皆關之天心效於成事者也夫化以職成官

繇能理古之進者有德有命命爵命也言有德者乃可加爵命也今之進者惟財與力伏聞詔書務求寛博疾惡嚴暴而今長吏多殺伐致聲名者必加遷賞其存寛和無黨援者輙見斥逐是以淳厚之風不宣凋薄之俗未革雖繁刑重禁何能有益前孝安皇帝變亂舊典封爵阿母阿母王聖因造妖孽使樊豐之徒乘權放恣侵奪主威改亂嫡嗣謂順帝為平太子時廢為濟陰王至令聖躬狼狽親遇其艱既拔自困殆殆危也龍興即位天下喁喁屬望風政積弊之後易致中興

誠當沛然思惟善道而論者猶云方今之事復同於前臣伏從山草痛心傷臆實以漢興以來三百餘年賢聖相繼十有八主豈無阿乳之恩豈忘貴爵之寵然上畏天威俯察經典知義不可故不封也今宋阿母謂宋娥也雖有大功勤謹之德但加賞賜足以酧其勞苦至於裂土開國實乖舊典聞阿母體性謙虛必有遜讓陛下宜許其辭國之高使成萬安之福夫妃后之家所以少完全者豈天性當然但以爵位尊顯專總權柄天道惡盈不

自知損故至顛仆先帝寵遇閻氏位號太疾故其受禍曾不旋時老子曰其進銳其退速也謂老子有此文謝承書亦云孟子而續漢書復云老子今梁氏戚為椒房禮所不臣公羊傳曰宋殺其大夫何以不名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何休注云內娶娶大夫女也言無大夫者三世禮不臣妻之父母國內皆無娶道故紀云大夫名正其義也椒房者皇后所居以椒泥壁也尊以高爵尚可然也而子弟羣從榮顯兼加永平建初故事殆不如此宜令步兵校尉冀及諸侍中還居黃門之官使權去外戚政歸國家豈不休乎又詔書所以禁侍中尚書中臣子弟不

得為吏察孝廉者以其秉威權容請託故也而中常侍在日月之側聲勢振天下子弟祿仕曾無限極雖外託謙默不干州郡而諂偽之徒望風進舉今可為設常禁同之中臣昔館陶公主為子求郎館陶公主光武第三女也明帝不許賜錢十萬所以輕厚賜重薄位者為官人失才害及百姓也竊聞長水司馬武宣開陽城門侯羊廸等無它功德初拜便真此雖小失而漸壞舊章先聖法度所宜堅守政教一跌百年不復詩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刺

周王變祖法度故使下民將盡病也今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也斗為天之喉舌尚書亦為陛下喉舌天理在斗中司三公如人喉在咽以理舌語斗為天之舌口主出政教三公主導宣君命喻於人則宜如人喉在咽以理舌口使言有條理斗斟酌元氣運平四時天皇於是斟元陳樞以王易威威則也法也天皇斟元氣陳列樞機受行次之當得也尚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權尊勢重責之所歸若不平心災眚必至誠宜審擇其人以毗聖政今與陛下共理天下者外則公卿尚書內則常侍黄門譬猶一門之內一家之事安則共其福慶

危則通其禍敗刺史二千石外統職事內受法則夫表曲者景必邪源清者流必潔猶叩樹本百枝皆動也周頌曰薄言振之莫不震疊韓詩薛君傳曰薄辭也振奮也莫無也震動也疊應也美成王能奮舒文武之道而行之則天下無不動而應其政教此言動之於內而應之於外者也繇此言之本朝號令豈可蹉跌閒隙一開則邪人動心利競暫開則仁義道塞刑罰不能復禁化導以之寖壞此天下之紀綱當今之急務陛下宜開石室陳圖書招會羣儒引問失得指擿變象以求天意其言

有中理即時施行顯拔其人以表能者則聖聽日有所聞忠臣盡其所知又宜罷退宦官去其權重裁置常侍二人方直有德者省事左右小黄門五人才智閑雅者給事殿中如此則論者厭塞升平可致也臣所以敢陳愚瞽冐昧自聞者儻或皇天欲令微臣覺悟陛下陛下宜熟察臣言憐赦臣死順帝覽衆對以固對為第一多所納用即時出阿母還舍諸常侍悉叩頭謝罪朝廷肅然

馬融扶風人陽嘉二年與李固同對策融對曰臣聞立天之道曰陰曰陽立地之道曰柔曰剛夫陰陽剛柔天地所以立也取仁於陽資義於陰柔以施德剛以行刑各順時日以厚羣生帝王之法天地設位四時代序王者奉順則風雨調澍嘉生繁殖天失其度則咎徵竝至飢饉薦臻合科條品制四時禁令所以承天順民者備矣悉矣不可加矣然而不平之效猶有咨嗟之怨者百姓屢聞恩澤之聲而未見惠和之實也今從政者變忽

法度以殺戮威刑為能夫問其國守相及令長何如其稱之也曰太急其毀之也曰太緩太急致寒太緩致燠二者罪同而論者許急此陰陽所以不和也復之之道審察緩急之誇舉鈞同寒燠之罪罰以崇王政則陰陽和矣好惡既明則宰官之吏知所避就又身以先之不嚴以涖之不變則刑罰之夫知為善之必利為惡之必害孰能不化則官良矣臣聞洪範八政以食為首周禮九職以農為本民失耕桑飢寒並至賊盜之原所繇起

也古之仰足以養父母俯足以畜妻子然後敦五教宣三德則嘉隆之化可致也夫足者非能家贍而人足量其財用以為制度故嫁娶之禮儉則婚姻以時矣喪制之禮約則終者掩藏矣不奪其時則農不失矣妻子以累其心產業以重其志舍此而為非者雖有必不多矣今則不然此賊盜所以不息誠使制度必行禁令必止則士者不濫法式之外百工不作無用之器商賈不通難得之貨農夫不失三時之務各安生樂業盜賊消害

不起矣

張衡為太史令陽嘉二年與李固同對策衡對曰臣聞政善則休祥降政惡則咎徵見苟非聖人或有失誤昔成王疑周公而大風拔木開金縢而反風至天人之應速於影響故稱詩曰無曰高高在上日監在茲間者京都地震雷赫怒夫動靜無常變改正道則有奔雷土裂之異自初舉孝廉迄今二百歲矣皆先孝行行有餘力則學文法辛卯詔以能宣章句奏案為限雖有至孝猶

不應科此棄本而取末曾子長於孝然實魯鈍文學不
若游夏政事不若冉季今欲使一人兼之苟外可觀内
則必有闕則違選舉孝廉之制矣且郡國守相剖符寧
境為一大臣一旦免黜十有餘人吏民罷於送迎之役
新故交際公私放濫或臨政事民為百姓取便而以少
過免之是為奪人父母使嗟號也又察選舉一任三府
堂閣秘密振暴於外貨賂多行人事流通於真偽渾淆
昏亂清朝此為下陵上替分威共德灾異之興不亦宜

乎易不遠復論不憚攺朋友交接且不宿過况於帝王承天理物以天下為公者乎中閒以來妖星見於上震裂著於下天誡詳矣可為寒心明者消禍於未萌今既見矣修政恐懼則禍轉為福矣

周舉為尚書陽嘉三年河南三輔大旱詔書以舉才學優深特下策問曰朕以不德仰承三統夙興夜寐思協大中頃年以來旱災屢應稼穡焦枯民食困乏五品不訓王澤未流羣司素餐據非其位審所貶黜變復之徵

厥效何繇分别具對勿有所諱畢對曰臣聞易稱天尊地卑乾坤以定二儀交搆乃生萬物萬物之中以人為貴故聖人養之以君成之以化順四時之宜適陰陽之和使男女婚娶不過其時包之以仁恩導之以德教示之以災異訓之以嘉祥此先聖承乾養物之始也夫陰陽閉隔則二氣否塞二氣否塞則人物不昌人物不昌則風雨不時風雨不時則水旱成災陛下處唐虞之位未行堯舜之政近廢文帝光武之法而循亡秦奢侈之

欲内積怨女外有曠夫今皇嗣不興東宮未立傷和逆理斷絶人倫之所致也非但陛下行此而已豎宦之人亦復虛以形勢威侮良家取女閉之至有白首歿無配偶逆於天心昔武王入殷出傾城之女成湯遭災以六事克己魯僖遇旱而自責祈雨皆以精誠轉禍為福自枯旱以來彌歷年歲未聞陛下改過之效徒勞至尊暴露風塵誠無益也又下州郡祈神致請昔齊有大旱景公欲祀河伯晏子諫曰不可夫河伯以水為城國魚鼈

為民庶水盡魚枯豈不欲雨自是不能致也陛下所行但務其華不尋其實猶緣木求魚却行求前誠宜推信革政崇道變惑出後宮不御之女理天下寃枉之獄除太官重膳之費夫五品不訓責在司徒有非其位者宜急出斥之臣舉自外籓擢典納言學薄智淺不足以對易傳曰陽感天不旋日惟陛下留神裁察之

皇甫規安定人為郡功曹舉上計掾冲質之閒梁太后臨朝舉規賢良方正對策曰伏惟孝順皇帝初勤王政

紀綱四方幾以獲安後遭姦偽威分近習畜貨聚馬戲
謔是聞又因緣嬖倖受賂賣爵輕使賓客交錯其間天
下擾擾從亂如歸故每有征戰鮮不挫傷官民並竭上
下窮虛臣在關西竊聽風聲未聞國家有所先後而威
福之來咸歸權倖陛下體兼乾坤聰哲純茂攝政之初
拔用忠貞其餘綱維多所改正遠近翕然望見太平而
地震之後霧氣白濁日月不光旱魃為虐大賊從横流
血川野庶品不安譴誡累至殆以姦臣權重之所致也

其常侍尤無狀者亟使黜遣披掃凶黨收入財賄以塞痛怨以答天誡今大將軍梁冀河南尹不疑處周名之位為社稷之鎮加與王室世為姻族今日位號雖尊可也實宜增修謙節輔以儒術省去遊娛不急之務割減廬芽無益之飾夫君者舟也人者水也羣臣乘舟者也將軍兄弟操檝者也若能平志畢力以度元元所謂福也如其怠弛將淪波濤可不慎乎夫德不稱禄猶鑿墉之趾以益其高豈量力審功安固之道哉凡諸宿猾酒

徒戲客皆耳納邪聲口出諂言甘心逸遊唱造不義亦宜貶斥以懲不軌今冀等深思得賢之福失人之累又在位素餐尚書怠職有司依違莫肯糾察故使陛下專受諂諛之言不聞户牖之外臣誠知阿諛有福深言近禍豈敢隱心以避誅責乎臣生長邊遠希涉紫庭怖慴失守言不盡心梁冀忿其刺己以䂓為下第拜郎中託疾免

歸後為度遼將軍元康元年徵為尚書其夏日蝕詔公

卿舉賢良方正下問得失歸後對曰天之於王者猶君之於臣父之於子也誡以災妖使從福祥陛下八年之中三斷大獄一除内嬖再誅外臣而災異猶見人情未安者殆賢愚進退威刑所加有非其理也前太尉陳蕃劉矩忠謀高世廢在里巷劉祐馮緄古本切翊趙典尹勲正直多怨流放家門李膺王暢孔翊潔身守禮終無宰相之階至於鈎黨之釁事起無端虐賢傷善哀及無辜今興改善政易於覆手而羣臣杜口鑒畏前害互相瞻顧

莫肯正言伏願陛下暫留聖明容受謇直則前責可弭後福可降對奏之不省

荀爽字慈明一名諝頴陰人延熹九年大常趙典舉爽至孝拜郎中對策陳便宜曰臣聞之於師曰漢爲火德火生於木木盛於火故其德爲孝其象在周易之離夫在地爲火在天爲日在天者用其精在地者用其形夏則火王其精在天温煖之氣養生百木是其孝也冬時則廢其形在地酷烈之氣焚燒山林是其不孝也故漢

制使天下誦孝經選吏舉孝廉夫喪親自盡孝之終也今之公卿及二千石三年之喪不得即去殆非所以增崇孝道而克稱火德者也往者孝文勞謙行過乎儉故有遺詔以日易月此當時之宜不可貫之萬世古今之制雖有損益而諒闇之禮未嘗改移以示天下莫遺其親今公卿羣僚皆政教所瞻而父母之喪不得奔赴夫仁義之行自上而始敦厚之俗以應乎下傳曰喪祭之禮闕則人臣之恩薄背死忘生者衆矣曾子曰人未有

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春秋傳曰上之所爲民之歸也夫上所不爲而民或爲之故加刑罰若上之所爲民亦爲之又何誅焉昔丞相翟方進以自備宰相而不敢踰制至遭母喪三十六日而除夫失禮之源自上而始古者大喪三年不呼其門所以崇國厚俗篤化之道也事失宜正過勿憚改天下通喪可如舊禮臣聞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有禮義禮義備則人知所厝矣夫婦人倫之

始王化之端故文王作易上經首乾坤下經首咸恒孔子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夫婦之道所謂順也堯典曰釐降二女於嬀汭嬪于虞降者下也嬪者婦也言雖帝堯之女下嫁於虞猶屈體降下勤修婦道易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婦人謂嫁曰歸言湯以娶禮歸其妹於諸侯也春秋之義王姬嫁齊使魯主之不以天子之尊加于諸侯也今漢承秦法設尚主之儀以妻制夫以卑臨尊違乾坤之道失陽唱之義也孔子曰昔聖人之作易

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察法於地覩鳥獸之文與天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今觀法於天則北極至尊四星妃后察法於地則崐山象夫卑澤象妻覩鳥獸之文鳥則雄者鳴鴝雌能順服獸則牡為唱導牝乃相從近取諸身則乾為人首坤為人腹遠取諸物則木實屬天根荄屬地陽尊陰卑葢乃天性且詩初篇實首關雎禮始冠婚先正夫婦天地六經其旨一揆宜改尚主之制以稱乾坤之性遵法堯

舜式是周孔合之天地而不謬質之鬼神而不疑人事如此則嘉瑞降天吉祥出地五韙咸備各以其序者矣昔者聖人建天地之中而謂之禮禮者所以興福祥之本而止禍亂之源也人能枉欲從禮者則福歸之順情廢禮者則禍殃之推禍福之所應知興廢之所由來也衆禮之中婚禮為首故天子娶十二天之數也諸侯以下各有等差事之降也陽性純而能施陰體順而能化以禮濟樂節宣其氣故能豐子孫之祥致老壽之福及

三代之季淫而無節瑶臺瓊宫陳妾數百陽竭於工陰隔於下故周公之戒曰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時亦罔或克壽是其明戒後世之人好福不務其本惡禍不易其軌傳曰截趾適屨孰云其愚何與斯人追欲喪軀誠可痛也臣竊聞後宫采女五六千人從官侍使復在其外冬夏衣服朝夕廩糧耗費縑帛空竭府藏徵調增倍十而税一空賦不辜之民以供無用之女百姓窮困於外陰陽隔塞於内故感動和氣

災異屢臻臣愚以爲諸非禮聘未曾幸御者一一皆遣出使成好合一曰通怨曠和陰陽二曰省財用實府庫三曰修禮制綏眉壽四曰配陽施祈螽斯五曰寛役賦安黎民此誠國家之弘利天人之大福也夫寒熱晦明所以爲歲尊卑奢儉所以爲禮故以晦明寒暑之氣尊卑侈約之禮爲其節也易曰天地節而四時成春秋傳曰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者尊卑之差上下之制也昔季氏八佾舞於庭非有

傷害困於人物而孔子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洪範曰惟辟作威惟辟作福惟辟玉食凡此三者君所獨行而臣不得同也今臣僭君服下食上珍所謂害于而家凶于而國者也宜畧依古禮尊卑之差及董仲舒制度之别嚴督有司必行其命此則禁亂善俗足用之要奏聞即棄官去

冊府元龜卷六百四十七

冊府元龜卷六百四十八　　宋　王欽若等　撰

貢舉部

對策第三

晉郤詵濟陰人博學多才州郡禮命並不應泰始中詔天下舉賢良直言之士濟陰太守文立舉詵應選詔曰蓋太上以德撫時易簡無文至於三代禮樂大備制度彌繁文質之變其理何繇虞夏之際聖明係踵而損益

不同周道既衰仲尼猶曰從周因革之宜又何殊也聖王既沒遺制猶存霸者迭興而翼輔之王道之缺其無補乎何陵遲之不反也豈霸德之淺歟期運不可致歟且夷吾之智而功止於霸何哉夫昔人之為政革亂亡之弊建不刋之統移風易俗刑措不用豈非化之盛歟何修而嚮茲朕獲承祖宗之休烈於茲七載而人未服訓正道罔述以古況今何不相逺之逺也雖明之弗及猶思與羣賢慮之將何以辯所聞之疑昧獲至論於讜

言乎加自頃戎狄內侵害灾屢作邊甿流離征夫苦役豈政刑之謬將有司非其任歟各悉乃心究而論之上明古制下切當今朕之失德所宜振補其正議無隱將敬聽之誂對曰伏惟陛下以聖德君臨猶垂意於博采故招賢正之士而臣等薄陋不足以降大問也是以切有自疑之心雖致身於闕庭亦僶俛矣伏讀聖策乃知下問之旨篤焉臣聞上古推賢讓位教同德一故易簡而人化三代世及季末相承故文繁而後整虞夏之相

因而損益不同非帝王之道異救弊之路殊也周當二代之流承雕僞之極盡禮樂之致窮制度之理其文詳備孔子因時宜而曰從周非殊論也臣聞聖王之化先禮樂五霸之興勤政刑禮樂之化深政刑之用淺勤之則可以小安墮之則遂以陵遲所繇之路殊故所補之功不侔也而齊桓失之葵丘夷吾淪於小器功止於霸不亦宜乎策曰建不刊之統移風易俗使天下和洽何修而嚮兹臣以為莫大於擇人而官之也今之典刑匪

無一統宰牧之才優劣異績或以之興或以之替此蓋人能弘政非政弘人也舍人務政雖勤何益臣切觀乎古今而考其美惡古人相與求賢今人相與求爵古之官人君責之於上臣舉之於下得其人有賞失其人有罰安得不求賢乎今之官者父兄營之親戚助之有人事則通無人事則塞安得不求爵乎賢苟求達達在修道窮在失義故靜以待之也爵苟可求得在進取失在後時故動以要之也動則爭競爭競則朋黨朋黨則誣

罔誣罔則藏否失實眞偽相冐主聽用惑姦之所會也靜則貞固貞固則正直正直則信讓信讓則推賢推賢不伐相下無饜主聽用察德之所趨也故能使之靜雖曰高枕而人自正不能禁動雖復夙夜俗不一也且人無愚智咸慕名宦莫不適正於外藏邪於内故邪正之人難得而知也任得其正則衆正益至若得其邪則衆邪亦集物繁其類誰能止之故亡國失正者未常不為衆邪所積也方其初作必始於微微而不絶其終乃著

天地不能頻爲寒暑人主亦不能頻爲隆替故寒暑漸於春秋隆替起於得失當今之世宦者無關梁邪門啓矣朝廷不責賢正路塞矣得失之源何以甚此所謂責賢使之相舉也所謂關梁使之相保也賢不舉則有咎保不信亦有罰故古者諸侯必貢士不貢者削貢而不適亦削矣士者難知也不適者薄過也不得不責彊其所不知也罰其所不適深其薄過非恕也且天子於諸侯有不純臣之義其責之矣施刑之道寧縱不濫之矣

今皆反是何也夫賢者天地之紀品物之宗其急之也故寧濫以保之無縱以失之也今則不然世之悠悠者各自取辯耳故才行並不可必於公則政事紛亂於私則汙穢狼藉自頊長吏特多此累有亡命而被購懸者矣有縛束而絞戮者矣貪鄙竊位不知誰升之者歟兕出檻不知誰可咎者網漏吞舟何以過此人之於利如蹈水火焉前人雖敗後人復起如彼此無已誰止之者風流日競誰憂之者雖今聖思勞於夙夜所使為政常

得此屬欲聖世化美俗平亦俟河之清耳若欲善之宜
創舉賢之典峻關梁之防其制既立則人愼其舉而不
苟則賢者可知知賢而試則官得其人矣官得其人則
事得其序事得其序則物得其宜物得其宜則生生豐
植人用資給和樂興焉是故寡過而遠刑知恥以近禮
此所以建不刊之統移風易俗刑措而不用也策曰自
頃夷狄内侵災眚屢降將所任非其人乎何繇而至此
臣聞蠻夷猾夏則臯陶作士此欲善其末而先其本也

夫任賢則政惠使能則刑恕政惠則下仰其施刑恕則人懷其勇施以殖其財勇以結其心故人居則資贍而知方動則親上而志勇茍思其利而除其害以生道利之者雖死不貳以佚道勞之者雖勤不怨故其命可授其力可竭以戰則克以攻則拔是以善者慕德而安服悪者畏懼而削迹止戈而武義實在文惟任賢然後無患耳若夫水旱之灾自然理也故古者三十年耕必有十年之儲堯湯遭之而人不困有備故也自頃風雨雖

頒不時攷之萬物或境土相接而豐約不同或頃畆相連而成敗異流固非天之必害於人人實不能均其勞苦失之於人而求之於天則有司惰職而不勸百姓殆業而咎時非所以定人志致豐年也宜勸人事而已臣誠愚鄙不足以奉對聖朝猶進之于廷者將使取諸其懷而獻之乎臣懼不足也若收不知言以致知言臣則可矣是以辭鄙不隱也以對策上第拜議郎

摯虞京兆長安人才學通博郡檄主簿舉賢良與夏侯

湛等十七人策為下第拜中郎武帝詔曰省諸賢良答策雖所言殊塗皆明於王義有益政道欲詳覽其對究觀賢士大夫用心因詔諸賢良方正直言會東堂策問曰頃日蝕正陽水旱為灾將何所修以變大眚及法令有不宜於今為公私所患苦者皆何事凡平世在於得才得才者亦借耳目以聽察若有文武器能有益於時務而未見申叙者各舉其人及有負俗謗議宜見洗濯者亦各言之虞對曰臣聞古之聖明原始以要終體本

以正末故憂法度之不當而不憂人物之失所憂人物之失所而不憂災害之流行誠以法得於此則物理於彼人和於下則灾消於上其有日月之青水旱之灾則反聽內視求其所繇遠觀諸物近驗諸身耳目聽察豈或有蔽其聰明者乎動心出令豈或有傾其常正者乎大官大職豈或有授非其人者乎賞罰黜陟豈或有不得其所者乎河瀆山巖豈或有懷道釣築而未感於夢兆者乎方外遐裔豈或有命世傑出而未嘗蒙膏澤者乎

推此類也以求其故詢事攷言以盡其實則天人之情可得而見咎徵之至可得而救也若推之於物則無忤求之於身則無尤萬物理順内外咸宜祝史正辭言不負誠而日月錯行夭厲不戒此則隂陽之事非吉凶所在也期運度數自然之分固非人事所能供御其亦振廩散滯貶食省用而已矣是故誠遇期運則雖陶唐殷湯有所不變茍非其運則宋衛之君諸侯之相猶能有感惟陛下審其所由以盡其理則天下幸甚臣生長蓽

門不逮異物雖有賢才所未接識不敢瞽言妄舉無以
疇答聖問擢為太子舍人
阮种字德猷陳留尉氏人察孝廉為公府掾是時西虜
內侵災眚屢見百姓飢饉詔王公卿尹常伯牧守各舉
賢良方正直言之士於是太保何曾舉种賢良策曰在
昔哲王承天之序光宅宇宙咸用規矩乾坤惠康品類
休風流衍彌于千載朕應踐洪運統位七載於今矣惟
德弗嗣不明於政宵興惕厲未燭厥猷子大夫韞櫝道

術儼然而進朕甚嘉焉其各悉乃心以闡諭朕志深陳王道之本勿有所隱朕虛心以覽焉种對曰夫天地設位聖人成能王道至深所以行化至遠故能開物成務而功業不匱近無不聽遠無不服德逮羣生澤被區宇聲施無窮而典垂百代故經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宜師蹤往代襲迹三五矯世更俗以從人望今率土遷義下知所適播醇美之化杜邪枉之路斯誠羣黎之所欣想盛德而幸望休風也又問政刑不宣禮樂不

立對曰政刑之宣故繇乎禮樂之用昔之明王唯此之務所以防遏暴慢感動心術制節生靈而陶化萬姓也禮以體德樂以詠功樂本於和而禮歸於敬矣又問戎蠻猾夏對曰戎蠻猾夏侵敗王畧雖古盛世猶有此虞故詩稱玁狁孔熾書歎蠻夷帥服自魏氏以來夷虜內附鮮有桀悍侵漁之患繇是邊守遂怠障塞不設而令醜虜內居與百姓雜處邊吏擾習人又忘戰受方任者又非其才或以狙詐侵侮邊夷或干賞啗利妄加討戮

夫以微羈而御悍馬又乃操以煩策其不制者固其理也是以羣醜蕩駭緣閒而動雖三州覆敗牧守不支此非胡虜之甚勁葢用之者過也臣聞王者之伐有征無戰懷遠以德不聞以兵兵凶器而戰危事也兵興則傷農衆集則費積農傷則人匱積費則國虛昔漢武之世承文帝之業資海內之富役其材臣以甘心匈奴競戰勝之功貪攻取之利良將勁卒屈於沙漠勝敗相若克不過當夭百姓之命塡飢狼之口及其以衆制寡令匈

奴遠迹收功祁連飲馬瀚海天下之耗以過大半矣夫虛中國以事夷狄誠非計之得者也是以盜賊蜂起山東不振曁宣帝之時趙充國征西零馮奉世征南羌皆兵不血刃摧抑強暴擒其首惡此則折衝厭難勝敗相辨中世之明效也又問咎徵作見對曰陰陽否泰六沴之災則人主修政以禦之思患而防之建皇極之首詳庶徵之用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天聰明自我民聰明是以人主祖承天命日慎一日也故能應受多福而

永世克祚此先王之所以退灾消眚也又問經化之務對曰夫王道之本經國之務必先之以禮義而致人於廉恥禮義立則君子軌道而讓於善廉恥立則小人謹行而不淫於制度賞以勸其能威以懲其廢此先王所以保乂定功化洽黎元而勲業長世也故上有克讓之風則下有不爭之俗朝有矜節之士則野無貪冒之人夫廉恥之於政猶樹藝之有豐壤良歲之有膏澤其生物必油然茂矣若廉恥不存而惟刑是御則風俗凋弊

人惟錐刀之末皆有爭心雖峻刑嚴辟猶不勝矣其於政也如農者之殖磽野旱年之望豐穡必不幾矣此三代所以享德長久風淳俗美皆數百年保天之禄而泰二世而弊者蓋其所繇之塗殊也又問將使武成七德文濟九功何路而臻於茲凡厥庶事曷後曷先對曰夫文武經德所以成功丕業咸熙庶績者莫先於選建明哲授才任能令才當其官而功稱其職則萬機咸理庶寮不曠書曰天工人其代之然則代天理物寧國安家

非賢無以成也夫賢才之畜於國猶良工之須利器巧匠之待繩墨也器用利則斵削易而材不病繩墨設則曲直正而衆形得矣是以人主必勤求賢而佚以任之也賢臣之於主進則忠國愛人退則砥節潔志營職不干私義出心必繇公塗明量度以呈其能審經制以效其功此昔之聖王所以恭已南面而化於陶鈞之上者以其所任之賢與所賢之信也方今海内之士皆傾望休光希心紫極惟明主之所趣舍若開四聰之聽廣疇

咨之求抽羣英延俊乂考工授職呈能制官朝無素餐之士如此化流罔極樹功不朽矣時种與卻詵及東平王康俱居上第即除尚書郎然毀謷之徒或言對者因緣假託武帝乃更延羣士庭以問之詔曰前者對策各指答所問未盡子大夫所欲言故復延見其具陳所懷又比年連有水旱災眚雖戰戰兢兢未能究天人之理當何修以應其變人遇水旱饑饉者何以救之中間多事未得寧靜思以省息煩務令百姓不失其所若人有

所患若者有宜損益使公私兩濟者委曲陳之又政在得人而知之至難惟有因人視聽耳若有文武隱逸之士宜各舉所知雖幽賤負俗勿有所限故虛心思聞實事勿務華辭莫有所諱也种對曰伏惟陛下以聖哲玄覽降卹黎蒸將濟元元同之三代旁求俊乂以輔至化誠堯舜之用心也臣猥以頑魯之質應清明之舉前者對策不足以疇塞聖詔所陳不究臣誠蒙昧所以為罪

臣聞天生蒸庶樹君以司牧之人君道洽則彝倫攸叙

五福來備若政有愆失刑理煩僻則庶徵不應而淫亢爲災此則天人之理而興廢之繇也昔之聖王政道備而制先具軌人以務致之於本是以雖有水旱之眚而無飢饉之患也自頃陰陽隔并水旱爲災亦猶期運之致不然則亦有司之不帥不能宣承聖德以贊揚大化故和氣未降而人事未叙也方今百姓凋弊公私無儲誠在於休役靜人勸嗇務農此其救也人之所患繇于役煩網密而信道未孚也役煩則百姓失業網密則下

背其誠信道未著則人無固志此則損益之至務安危之大端也傳曰始與善善進則不善蔑繇至孔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人焉廋哉若夫文武隱逸之士幽賤負俗之才故非愚臣之所能識謹竭愚以對策奏帝親覽焉又擢為第一轉中書郎

華譚廣陵人揚州刺史周浚引為從事史太康中徐州刺史嵇紹舉譚秀才譚至雒陽武帝親策之曰今四海一統萬里同風天下有道莫斯之盛然北有未羈之虜

西有醜施之氏故謀夫未得髙枕邊人未獲晏然將何以長弭斯患混清六合對曰臣聞聖人之臨天下也祖乾綱以流化順風俗以興仁兼三才以御物開四聰以招賢故勞謙日異務在擇才宣明嵒穴垂光隱滯俊乂龍躍帝道以光清德鳳翔皇化克舉是以臯陶見舉不仁者遠陸賈重漢遠夷折節今聖朝德音發於帷幄清風翔乎無外戎旗南指沔漢席捲干戈西征羌蠻慕化誠闢四門之秋興禮教之日也故髦俊聞聲而嚮赴殊

才望險而雲集虛髙館以俟賢設重爵以待士急善過於飢渴用人疾于影響杜佞諂之門廢鄭聲之樂混清六合實繇乎此雖西北有未羈之寇殊漠有不朝之虜征之則勞師得之則無益故班固云有其地不可耕而食得其人不可臣而畜來則懲而禦之去則備而守之葢安邊之術也又策曰吳蜀恃險今既蕩平蜀人服化無攜貳之心而吳人趑雎屢作妖寇豈蜀人敦樸易可化誘吳人輕鋭難安易動乎今將欲綏靜新附何以為

先對曰臣聞漢末分離英雄鼎峙蜀棲岷隴吳據江表至大晉龍興應期受命文皇運籌安樂順軌聖上潛謀歸命向化蜀染化日久風教遂成吳始初附未改其化非為蜀人敦慤而吳人易動也然殊俗遠境風土不同吳阻長江舊俗輕悍所安之計當先籌其人士使雲翔閶闔進其賢才待以異禮明選牧伯致以威風輕其賦斂將順咸悅可以永保無窮長為人臣者也又策曰聖人稱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今天成地平大化無外雖

匈奴未覊羌氐驕黠將修文德以綏之舞干戈以來之故兵戈載戢武夫寢息如此已可消鋒刃為田器罷尚方武庫之用未邪對曰夫唐堯歷載頌聲乃作文武相承禮樂大同清一八紘綏盪無外萬國順軌海内晏然雖復被髪之鄉徒跣之國皆習章甫而入朝要衣裳以磬折夫大舜之德猶有三苗之征以周之盛玁狁為寇雖有文德又須武備以預不虞古之善教安不忘危聖人常誡無為罷武庫之常職鑠鋒刃為農器自可倒戢

干戈包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為諸侯於散樂休風未為不泰也又策曰夫法令之設所以隨時制也時險則峻法以取平時泰則寛綱以將化今天下太平四方無事百姓承德將就無為而又至干律令應有所損益否對曰臣聞五帝殊禮三王異教故或禪讓以光政或干戈以攻取至於興禮樂以和人流清風以寧俗其歸一也今誠風教大同四海無虞人皆感化去邪從正夫以堯舜之盛而猶設象刑殷周之隆而甫侯制律律令之存

何妨於政若乃大道四達禮樂交通凡人修行黎庶勵節刑罰懸而不用律令存而無施適足以隆太平之雅化飛仁風乎無外矣又策曰昔帝舜以二八成功文王以多士興周夫制化在於得人而賢才難得今大統始同宜搜才實州郡有貢薦之舉猶未獲出羣卓越之倫將時無其人有而致之未得其理也對曰臣聞興化立法非賢無以光其道平世理亂非才無以宣其業上自皇羲下及帝王莫不張皇網以羅遠飛仁風以被物故

得賢則教興失人則教廢今四海一統萬里同風州郡貢秀孝臺府簡良才以八紘之廣兆庶之衆豈當無卓越儁逸之才乎譬猶南海不少明月之寶大宛不乏千里之駒也異哲難見遠数難覩故堯舜太平之化二八繇舜而甫顯殷湯革命之王伊尹負鼎而方用當今聖朝禮亡國之士接遐裔之人或貉鐸於帷幄或剖符於千里巡狩必有呂公之遇宵夢必有巖穴之感賢儁之出可企踵而待也時九州秀孝策無逮譚者尋除郎中

紀瞻字思遠丹陽秣陵人少以方直知名舉秀才尚書郎陸機策之曰昔三代明王啓建洪業文質殊制而令名一致然夏人尚忠忠之弊也樸救樸莫若敬殷人革而修焉敬之弊也鬼救鬼莫若文周人矯而變焉文之弊也薄救薄則反之於忠然則王道之反覆其無一定邪亦所祖之不同而功業各異也自無聖王人散久矣三代之損益百姓之變遷其故可得而聞邪今將反古以救其弊明風以蕩其穢三代之制將何所從太古之

化有何異道贍對曰贍聞有國有家者皆欲邁化隆政以康庶績垂歆億載永傳于後然而俗變事弊而不隨時雖歷聖哲無以易也故忠弊質野敬失多儀周監二王之弊崇文以辨等差而流遁者歸薄而無欵誠欵誠之薄則又反之於忠三代相循如水濟火所謂隨時之義救弊之術也羲皇簡樸無為而化後聖因承所務或異非賢聖之不同世變使之然耳今大晉闡元聖功日隮承天順時九有一貫荒服之君莫不來同然而大道

既逺人變繇乆謂當今之政宜去文存樸以反其本則兆庶漸化太和可致也又問在昔哲王象事備物明堂所以崇上帝清廟所以寧祖考辟雍所以班禮教太學所以講藝文此葢有國之盛典為邦之大司亡秦廢學制度荒闕諸儒之論損益異物漢氏遺作居為異事而蔡邕月令謂之一物將何所從對曰周制明堂所以宗其祖以配上帝敬恭明祀永光孝道也其大數有六古者聖帝明王南面而聽政其六則以明堂為主又其正

中皆云太廟以順天時施行法令宗祀養老訓學講肄朝諸侯而選造士備禮辨物一教化之繇也故取其宗社之類則曰清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室則曰太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周水圜如璧則曰辟雍異名同事其實一也故蔡邕謂之一物又問庶明亮采故時雍穆唐有命既集而多士隆周故書稱明良之歌易貴金蘭之美此長世所以廢興有邦所以崇替夫成功之君勤于求才立名之士急

于格世理無世不對而事千載常背古之興王何道而如彼後之衰世何闕而如此對曰興隆之政務在得賢清平之化急於拔才故二八登庸則百揆序有亂十人而天下泰武丁擢傅嵒之徒周文攜渭濱之士居之上司委之國政故能龍奮天衢垂勳百代先王身下白屋搜揚仄陋使山無扶蘇之材野無伐檀之詠是以化厚物感神祇來應翔鳳飄颻甘露豐墜醴原吐液朱草自生萬物滋茂日月重光和氣四塞大道以成序君臣之

義敦父子之親明夫婦之道別長幼之宜包九州被八荒海内移心重譯入貢頌聲穆穆南面垂拱也今貢賢之途已闢而教學之務未廣是以競進之志常銳而務學之心不修若闢四門以延造士宣五教以明令德攷績殿最審其優劣厝之百寮置之羣司使調物度宜節宣國典必協濟康哉符契往時明良來應金蘭復存也

又問昔唐虞垂五刑之教周公明四罪之制故世歎清問而時歌緝熈姦宄既殷法物滋有叔世崇三辟之文

暴秦加族誅之律淫刑淪胥虐濫已甚漢魏遵承因而弗革亦緐險泰不同而救世異術不得已而用之故也寬猛之中將何立而可族誅之法足為永制與否對曰二儀分則兆庶生兆庶生則利害作利害之作有緐而然也太古之時化道德之教賤勇力而貴仁義仁義貴則彊不凌弱衆不暴寡三皇結繩而天下泰非惟象刑緝熈而已也且太古之法所以遠獄及其末不失有罪是以獄用彌繁而人彌暴法令滋章盜賊多有書曰惟

敬五刑以成三德叔世道衰既興三辟而文公之弊又加誅族淫刑淪胥感傷和氣化染後代不能變改故漢祖指麾而六合響應魏承漢末因而未革將以俗變繇久權時之宜也今四海一統人思反本漸尚簡樸則貪夫不競尊賢黜否則不仁者遠爾則斟參夷之刑除族誅之律品物各順其生緝熙異世而偕也又問曰夫五行迭代陰陽相須二儀所以陶育四時所以化生易稱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形象之作相須之道也若陰陽不

調則大數不得不否一氣偏廢則萬物不得獨成此應同之至驗不偏之明証也今有温泉而無寒火其故何也思聞以辯之以釋不同之理對曰蓋聞隂陽升降山澤通氣初九純卦潛龍勿用泉源所託其温宜也若夫水潤下火炎上剛柔燥濕自然之性故陽動而外隂靜而内内性柔弱以含容為資外動剛直以外接為用是以金水之明内鑒火日之光外輝剛施柔受陽勝隂伏水之受温含容之性也又問曰夫窮神知化才之盡稱

備物致用功之極目以之為政則黄羲之規可踵以之革亂則玄古之風可紹然而唐虞畨皇人之闊網夏殷繁帝者之約法機心起而日進淳德往而莫反豈太樸一離理不可振將聖人之道稍有降殺邪對曰政因時以興機隨物而動故聖王究窮通之源審始終之理適時之宜期於濟世皇代質朴禍難不作結繩為信人知所守大道既離智慧擾物夷險不同否泰異數故唐虞畨皇人之網夏殷繁帝者之法皆興廢有繇輕重有節

此窮神之道知化之術隨時之宜非有降殺也永康初州又舉寒素大司馬辟東閤祭酒位終驃騎將軍散騎常侍

北齊樊遜字孝謙河東猗氏人為潁州長史天保四年梁州表舉遜為秀才五年正月制詔問升中紀號遜對曰臣聞巡嶽之禮勒載虞書省方之義著於羲易往帝前王匪惟一姓封金刋玉億有餘人仲尼之覩梁甫不能盡識夷吾之對齊桓所有未幾然盛德之事必待

太平茍非其人更貽靈譴秦皇無道致風雨之災漢武奢淫有奉車之害及文叔受命炎精更輝四海安流天下輯睦劒賜騎士馬駕皷車乃用張純之文始從伯陽之說至於魏晉雖各有君量德而處莫能擬議蔣濟上言於前徒穢紙墨袁淮發論於後終未施行世歷三朝年將十祀啓聖之期兹為昌會然自水德不競函谷封泥天馬息歌苞茅絶貢我太祖收寶鷄之瑞握鳳凰之書體一德以端朝屈三分而事主蕩此妖寇易如沃雪

但既受命發乃行誅雖太白出高中國宜戰置之度外望其遷善伏惟陛下以神武之姿天然之略馬多冀北將異山西涼風至白露下北上太行東臨碣石方欲吞巴蜀而掃崤函苑長洲而池江漢復恐迎風縱火芝艾共焚按此六軍未申九伐夫周發牙璋漢馳竹使義在濟民非聞好戰至如投鼠忌器之說蓋是常談文德懷遠之言豈識權道今三臺令子六郡良家畜銳須時累糧待詔未若龍驤虎服先收隴右之民電轉雷驚因取

荆南之地昔秦舉長平金精食昴楚攻鉅鹿枉矢霄流
況我威靈能無協贊但使彼之百姓一覩六軍似見周
王若逢司隸然後除其苛令與其約法振旅而還止戈
為武摽金南海勒石山東紀天地之奇功被風聲於千
載若令馬兒不死子良尚存便欲按明堂之圖草射牛
之禮比德論功多慙往列升中告禪臣用有疑又問求
才審官孝謙對曰臣聞雕虎畫龍徒有風雲之勢金舟
玉馬終無水陸之功三駕禮賢將收實用一毛不拔復

何足取是以堯作虞賓遂全箕山之操周移商鼎不納孤竹之言但處士盜名雖云久矣朝臣竊位蓋亦實多漢拜丞相便有鐘皷之妖魏用三公乃致孫權之笑故山林之與朝廷得容非毀肥遯之與賓王翻有優劣至於時非蹈海而曰羞作秦民事異出關而言恥從衛亂雖復星干帝座不易高尚之心月犯少微終存耿介之志自我太嶽之後克廣洪基禹至神宗舜格文祖陛下受天明命光華日月爰自納麓乃格文祖儀天地以設

官象星辰而布職漢家神鳳懋用紀年魏氏青龍爰將改號上膺列宿咸是異人下法山川莫非奇士所以晝堂甲觀修德日新廟鼎歌鐘王勲嵗委循名責實選衆舉能朝無銅臭之公世絶錢神之論昔百里相秦名存雀籙蕭張輔沛姓在河書今日公卿抑亦天授與之為治何欲不從未必稽首天師方聞牧馬之術膝行山上乃得治身之道但使帝德休明自强不息乙夜觀書支日通奏周昌桀紂之論欣然開納劉毅桓靈之比終自

含弘髙懸王爵唯能是與管庫靡遺漁鹽畢録無令桓譚非讖官止於郡丞趙壹負才湓死於計掾則天下宅心幽明知感崴精仕漢風伯朝周眞人去而復歸台星折而還歛詩稱多士易載羣龍從此而言可以無愧又問釋道兩教孝謙對曰臣聞天道性命聖人所不言蓋以理絶涉求難為稱謂伯陽道德之論莊周逍遥之旨遺言取意猶有可尋至若玉簡金書神經秘録三元九轉之竒絳雪玄霜之異淮南成道犬吠雲中王喬得仙

剱飛天上皆是憑虛之說海棗之談求之如係風學之
如捕影而燕君齊后秦皇漢帝信彼方士冀遇其眞徐
福去而不歸欒大往而無獲猶謂升遐倒影抵掌可期
祭鬼求神庶或不死江壁既返還入驪山之墓龍媒已
至終下茂陵之坟方知劉向之信鴻寶沒有餘責王充
之非武帝比為不相又末葉已來大存佛教寫經西土
畫像南宫昆池地黑以為刼燒之灰春秋夜明謂是降
神之日法王自在變化無窮置世界於微塵納須彌於

黍米蓋理本虛無示諸方便而妖妄之輩茍求出家藥王燔軀波斯灑血假未能然猶當克念寧有改形易貌有異世人恣意放情還同俗物龍宮餘論鹿野前言此而得容道風前墜伏惟陛下受天明命屈巳濟民山鬼効靈海神率職湘中石鸞沐時雨而羣飛臺上銅烏想和風而杓轉以周都洛邑治在鎬京漢宅咸陽魂歸豐沛汾晉之地王迹始維眷言遊幸且勞經畧猶復降情文苑斟酌百家想執玉於瑶池念求珠於赤水竊以王

母獻環繇感周德上天賜佩實報禹功二班勒史兩馬製書未見三世之辭無聞一乘之旨帝樂王禮尚有時而沿革左道怪民亦何疑於沙汰又問刑罰寛猛孝謙對曰臣聞惟王建國刑以助禮猶寒暑之贊陰陽山川之通天地爰自末葉法令稍滋秦篆無以窮書楚竹不能盡載有司因此開以二門高下在心寒暑隨意周官三典棄之若吹毛漢律九章違之如覆手遂使長平獄氣得酒而始消東海孝婦因災而方雪詔書挂壁有善

而莫遵姦吏到門無求而不可皆繇上失其道民不見德而議者守迷不尋其本鍾繇王朗追怨張倉祖納梅陶共尤文帝便謂化戾起假在復肉刑致治興邦無闕周禮伏惟陛下待旦坐朝留心政術明罰以糾諸侯申恩以孩百姓黃旗紫蓋已絕東南白馬素車將降軹道若夫峻典深文臣實未悟何則人肖天地俱稟陰陽安則願存擾則圖死故王者之治先務禮樂如有未從刑書乃用寬猛兼設水火俱陳未有專任商韓而能長久

昔秦歸士會晉盜來奔舜舉臯陶不仁者遠但令釋之
定國迭作理官龔遂文翁繼為郡守科簡律令一此憲
章欣聞汲黯之言泣斷昭平之罪則天下自治大道公
行豸獸含牙蒼鷹垂翅楚王錢府不復須封漢獄究因
自然蒙理後服之徒既承風而慕化有截之内皆蹈德
而詠仁號以成康何難之有又問禍福報應孝讜對曰
臣聞五方易辨尚待指南百世可知猶須吹律天道秘
遠神迹難原不有通霧孰能盡悟乘槎至於河漢唯覩

牽牛假寐遊於上玄止逢翟犬造化之理既寂寞而無傳報應之來固難得而妄説但泰穆有道勾芒錫年虢公凉德蓐收降禍髙明在上定自有知不可謂神冥昧難信若夫仲尼戹於陳蔡孟軻困於齊梁自是不遇其時寧闗性命之理子胥無君馬遷腐下受誅取辱何可尤人至如協律見親擢舩得幸從此而言更不足怪周王漂杵致天之罰白起誅降行已之意是以七百之祚仍加姬氏杜郵之戮還屬武安昔漢問上計不過日蝕

晉策秀才止於寒火前賢往士咸用為難推古比今臣見其易然草萊百姓過荷恩私三折寒膠再遊金馬王言昭賁思若有神占對失圖伏深悚懼尚書擢第以遜為當時第一八年詔尚書開東西二省官選所司策問遜為當時第一

冊府元龜卷六百四十八